



《羅密歐與朱麗葉》昨落幕



▲田沁鑫（前排左一）、演員與眾嘉賓合影，她向觀眾揮手致意

▲李光潔（左二）、殷桃（右）上演中國版《羅密歐與朱麗葉》。圖為劇中兩人起誓結為夫妻

【大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由中國國家話劇院導演田沁鑫執導的話劇《羅密歐與朱麗葉》，昨日於香港演藝學院落幕，在田沁鑫早前對媒體的描述中，《羅》是中國版的親切「莎大爺」。

《羅密歐與朱麗葉》參與今屆香港藝術節，由李光潔、殷桃主演，於二月二十八日在香港演藝學院作內部首演。田沁鑫在早前的媒體訪問中曾提及，雖然莎士比亞對於中國觀眾來說並不陌生，但是「莎大爺，不親切」。所以在她親自操刀的劇本中，把原著改成了中國故事。台詞部分保留原作的華麗風格，部分有些「糙」，形成強烈的反差，也促成了兩極的評價。劇終後，記者訪問在場觀眾，有觀眾認為兩種風格的疊加，產生意外的喜劇效果，全場亦是笑聲不斷。但亦有觀眾認為，笑料老套，夾在艱深的台詞中，有些不倫不類。

另外，演員對於原作風格的台詞，都以較快的語速帶過。增加了該劇的新鮮感和可看性，也遮蓋了部分年輕演員台詞功力的缺失。不管怎麼評價，《羅密歐與朱麗葉》，營造複雜空間感的能力是非常值得稱道的。兩個對立的大院，時而荒蕪時而混戰的中間地帶，兩個年輕人對望的大門，都通過簡潔、固定的布景完成了空間的分隔。

原本《羅》劇將帶入至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以兩個大院的勢不兩立作為背景。但當日上演的作品，卻沒有明顯的時間概念。這或許是導演刻意為之，畢竟對愛情與青春的探討，是不分時代的。該劇由華潤集團贊助。隨之將進行全國巡演，三月十三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國話劇場演出。

無極樂團演繹「無心曲」

【大公報訊】無極樂團將於三月二十九及三十日（星期六及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及晚上七時三十分在南蓮園池香海軒舉行「無心曲」音樂會。「無心曲」為無極樂團「意象敦煌」系列的第四場音樂會。

提起敦煌，很多人會想起莫高窟，內中的雕塑及壁畫，堪稱是世界藝術文化遺下的瑰寶。這個昔日繁華的商旅之都，正是香港著名作曲家及無極樂團藝術總監「一人劇場」眼中一個本地的寫照。自去年起，他為無極樂團構思了「意象敦煌」音樂計劃，以新的觸覺及視野為香港及敦煌之間創造了微妙的脈絡。

他談及自己的構思說：「香港特別之處是背靠中國，面向世界，是一個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就好比昔日的敦煌，是絲綢之路上一個多文化的交匯點，形成了當時生活、藝術以至宗教上獨特的形態。自香港回歸，我們可從回顧中國過往的歷史、文化，再檢視現今香港的情況，以新的角度去表現我們的藝術，這是我一直以來積極從事敦煌創作的原因。」

以音樂解讀敦煌

「意象敦煌」的目的，是以香港音樂家的角度解讀敦煌，向聽眾呈獻這濃厚多彩的藝術新面貌。

該音樂會除了無極樂團鋼琴及琵琶合奏外，還有來自廣州星海音樂學院的笛子獨奏家張帆、無極樂團音樂總監及琵琶演奏家王梓靜，以及尼泊爾演唱家瓊英卓瑪。節目包括《無心曲》（吳偉浩曲）、《落花無言》（一人劇場曲）、《無來無去》（一人劇場構思）、《無極境界》（一人劇場曲）、《無相》（一人劇場整理）及《無弦琴》（張帆整理）等。點題曲《



▲廣州星海音樂學院的笛子獨奏家張帆



▼無極樂團音樂總監王梓靜

無心曲》於二〇一〇年由無極樂團委約，作品強調自然流露及作曲家感性的一面；《落花無言》於二〇一三年由王梓靜委約，樂曲予人萬物無聲、去留無意的感覺。此外，《無來無去》則表達出空無才可獲得生命的充實、精神淡泊才更接近宇宙生命的真意。

音樂會更特別邀得尼泊爾演唱家瓊英卓瑪同台演出，詠唱者以平和清澈的歌聲帶領聽眾進入從容寧靜的境界，讓大眾感受頌唱為精神及心靈帶來的平靜。無極樂

團着重演奏者心性的培養，一直以來，成員都要以靜坐、京劇、舞蹈及書法為平日的訓練。今次音樂會將匯聚香港及北京的無極成員，全場背譜以心靈彈奏，體現高度把音樂內化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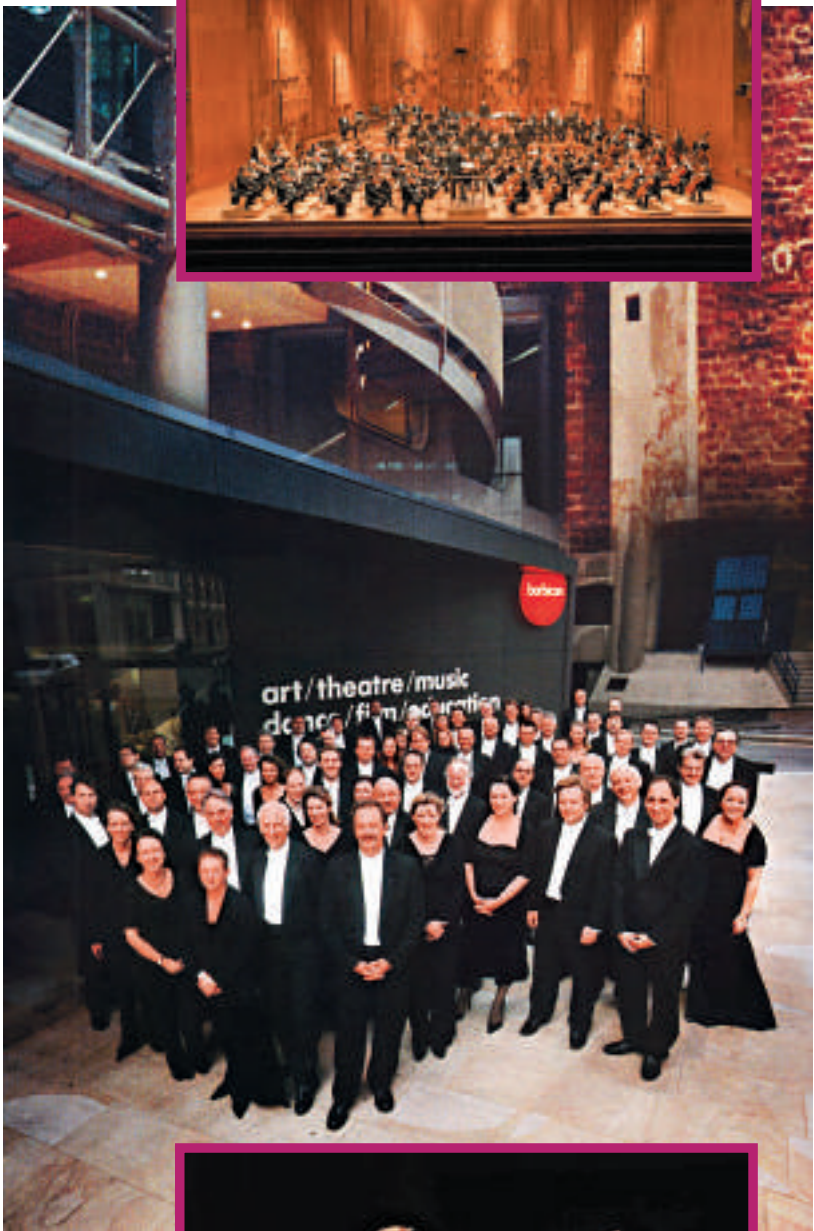
無極樂團於三月二十九日晚上設「音樂會後講座」，音樂總監王梓靜將與觀眾分享音樂會的心得。

「無心曲」音樂會門票正於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節目查詢：二七二二一六五〇。

藝術導賞

Culture and Arts

►倫敦交響樂團被譽為全球五大樂團之一



►將率倫敦交響樂團來港的首席客座指揮哈丁



百年成長路

▲倫敦交響樂團將於三月來港獻演

頂級大樂團是這樣打造出來的

倫敦交響樂團（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三月八日在香港文化中心的演出，儘管已是該團近十年來的第三度到訪，仍是今年香港藝術節最早售清門票的節目。現時LSO一百字內的簡介，只會寫：「風靡國際舞台、被譽為全球最出色樂團之一，是倫敦巴比勤藝術中心的駐場樂團，每年的國內外演出超過一百二十場，足跡遍及世界各大音樂重鎮及音樂節。除演出音樂會外，樂團亦以高水準電視及電影原聲配樂見稱，開創英國樂團嶄新形象，廣受各國樂評人及樂迷愛戴。」



▲一九八三年五月倫敦交響樂團於香港大會堂演出海報



▲二〇〇七年四月倫敦交響樂團再度訪港演出



▲二〇〇四年香港藝術節邀得倫敦交響樂團來港演出

倫敦交響樂團

具有輝煌顯赫歷史的LSO，今年六月九日將要慶祝首場音樂會舉行一百一十周年，這標誌著LSO是倫敦五大交響樂團中歷史最悠久的一隊。同時，LSO更是歐美不少樂評人公認的「英國五大」中水平最高的一隊。古典樂壇的權威雜誌《留聲機》，更譽該團為全球五大樂團之一。LSO今日能有如此地位，有些因素是較易見到的，有些卻是隱而未現的。

大量唱片建立權威

較易見到的是，在LSO一百多年的歷史中，每一樂季大多都有鼎盛的指揮陣容，詳列出來幾乎便是一份指揮大師的世紀名單，可以說，指揮陣容之「豪華」，睨視同儕。

月前逝世的意大利指揮家阿巴度（Claudio Abbado），自上一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開始，便經常擔任LSO的客座指揮，他不僅帶來不少當代偉大的演奏家和LSO合作，更介紹了不少不尋常的樂曲，一九八二年三月更帶領LSO來港的首席客座指揮哈丁錄製。

LSO進駐位於倫敦市區的巴比勤藝術中心，舉行開幕音樂會，自此LSO擁有一個新的本營，成為擁有自己一個「家」的第一個倫敦樂團，這亦是LSO發展過程中很重要的「個關鍵，由此亦為樂團帶來至今超過三十年的「盛世繁華」。

旅遊樂團險沉海底

LSO能夠舉世聞名，灌錄大量唱片是一個重要因素。二次世界大戰前，樂團已錄製了大量唱片，暢銷全球，不僅成為唱片界中居領導地位的樂團，無數經典性錄音，更早已在愛樂者心中建立牢不可破的權威形象；同時錄音亦成為樂團其中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LSO至今錄製唱片數量之多，已是一個不易統計的數字。即使在錄音產品市場退化的今日，樂團自資開發創立的錄音品牌「LSO Live」（倫敦交響樂團現場錄音），亦能取得很好的業績，至今已在全球推出八十多張唱片，去年發行的錄音便包括有布拉斯的交響曲「第一」及「第二」、史曼諾夫斯基的全套交響作品，和陶力致的《斯佩爾札》世界首個錄音，由今次帶領LSO來港的首席客座指揮哈丁錄製。

當然，LSO是一個「旅遊演奏的樂團」，這同樣是其名聲遠播的一個因素。事實上，樂團成立兩年後就出訪巴黎，一九一二年更成為首個訪問美國的歐洲樂團，在尼基巴瑟（Arthur Nikisch, 1855-1922）的帶領下，在美國加拿大登台。當年原計劃乘坐處女航行的「鐵達尼號」橫越大西洋到美國去演出。幸而行程押後，不然倫敦交響樂團的名字可能亦隨著「鐵達尼號」的覆沉而消失了！

LSO的一百一十年發展歷史中，絕非一帆風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七成樂師被徵入伍，而女皇音樂廳更毀於炮火中，演奏活動陷於停頓。戰後樂團重組，又面臨皇家愛樂樂團、愛樂者樂團（Philharmonia）的競爭，於上一世紀四十年代末期，樂團陷於低潮，似乎已再難恢復昔日的光輝！幸而LSO獨特的體制，很快樂團便恢復活力。

自治體制成功基石

事實上，LSO採用由團員自己當家作主的「自治式」管理架構制度，才是樂團能創出百年輝煌業績的基石所在，這點正是LSO成功路上隱而未現的因素。LSO自成立之初，就是一間有限公司。一般樂團主要由指揮甄選樂師，LSO的新樂師的產生，則由樂團的樂師從投考申請者試音測驗中挑選出來，每位新團員都要購買「倫敦交響樂團有限公司」的十份股權（日後離團時須出售），由此獲得股票持有人的選舉權及被選權，可以投票選舉音樂總監，及獲選出任由十人組成的樂團董事局中的董事（亦由團員投票選出），負責樂團的營運及帶領樂團發展。也就是說，每位團員都是樂團的股東、

周凡夫

老周。這種由團員自己當家作主的管理制度，很能提高團員的積極性，因此樂團每次演出，各人都會悉力以赴，絕無敷衍現象，這便讓全球愛樂者都對樂團的演奏具有無比信心！這亦正是今日無數「公家樂團」難以和LSO相比的根本所在。

筆者曾三度欣賞LSO的現場演出，首次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九八三年五月，當時是香港市政局成立一百周年的紀念節目之一，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的兩場演出門票，最高票價一百二十元，亦是「破紀錄」的數字，但一天內便全部售罄！當年帶領LSO東來的正是今年和布達佩斯節日樂團在香港藝術節演出的匈牙利指揮家費沙爾（Kurt Sacher，當年中譯為「費爾沙」）。事隔二十一年後的二〇〇四年香港藝術節再度將LSO請來；二〇〇七年四月再度到訪，則是香港特區政府成立十周年的紀念活動，這兩次都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都由哈丁指揮。

LSO的現場演奏，不僅具有英國一般管弦樂團穩健的音色的特點，樂團對不同指揮家更有極強的適應能力，和極敏銳的反應，所演奏的曲目，更是包容廣大，風格多樣，每次演出都會全力以赴。為此，LSO的演奏往往能為無數人帶來興奮、憧憬和希望，LSO的音樂，令人看到了多姿多彩的人生，和廣闊的內心世界！

編者按：LSO在香港藝術節只演一場（三月八日），上半場是王羽佳、佳諾夫第三鋼琴協奏曲《巨人》。這是LSO在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於香港大會堂節目表上的曲目，亦是LSO三十一年來連同今次訪港演奏六場唯一重複的曲目。